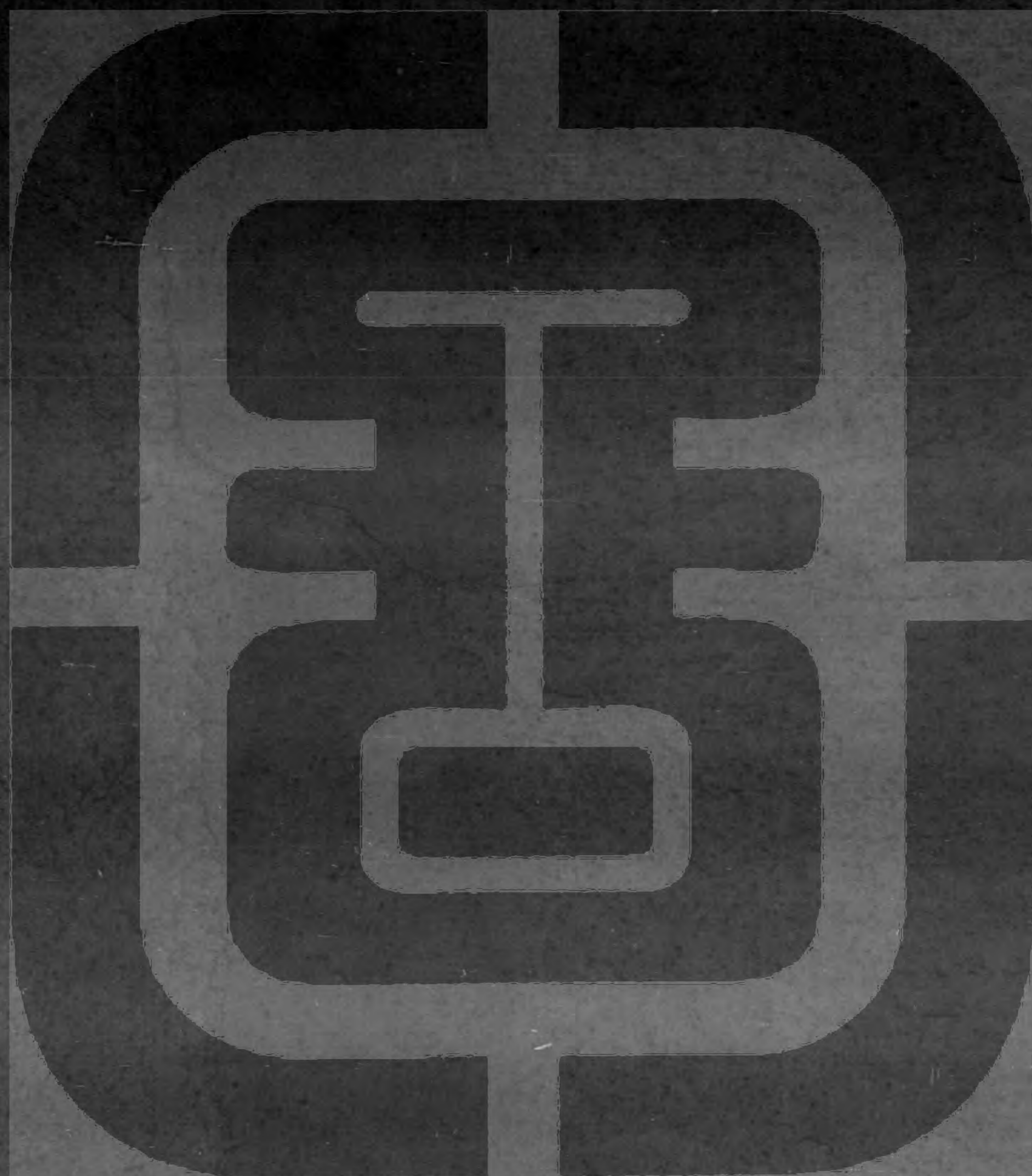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編

第三十三册



宋史紀事本末

靖康紀聞序

宗太學生丁特起述

紀聞者紀靖康元年中事也春正月五日金人擁兵犯

京城三月十日退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真定

繼陷滑州等郡縣十一月二十五日擁兵再犯京城城陷

十二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邀皇帝出

郊外二月六日廢帝九日邀太上皇帝皇后太子諸王公

主嬪妃等郊外三月七日改偽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

月一日退師擁三帝皆北去四日邦昌偽赦九日冊命元

祐皇太后十一日元祐皇太后垂簾聽政邦昌復避位

收偽赦五月一日皇弟康王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
 赦天下孤臣特起自春徂夏適在京師初迨桂王嘗為
 西樞門下客頗得其事繼游函關與同舍郎講問尤詳
 悉痛^聖帝之播遷憫王室之顛覆咎大臣之誤國傷金
 我之強盛事有不可概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失其傳
 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無以知
 吾君仁聖憂勤而懼此不辜之實因列日以書之起元
 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一日日擊而親聞者罔敢違誤
 其閒褒貶^直協公議非敢徇私臆說也盟於天質於地

告於祖宗之靈斯言無愧如其青史請俟來哲宋孤臣
 丁特起泣血謹書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前日因詳搜翰文商榷底得舊抄靖康紀內
半部目對勘一過校正殊少

靖康紀聞

武陵孤臣丁特起編集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樞密馮澥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輅及上尊號事朝廷從之澥行纔兩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雲堅欲割三鎮地是時金人已破河東襄垣縣次侵滑州告急者踵至朝廷降詔使人爲備而已

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召文武官於朝堂聚議御批云三鎮與之利害如何茲事體大朕不敢專其詔百官

共議仍不得持兩可說是日百官立班給筆札親書利害許割三鎮者不勝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者纔三十人何桌其首也與者言曰三鎮既嘗許之今不與是中國失信不若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怒人怨師出有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曰國家更三聖始得河東陵寢京畿在焉河北天下之四肢苟去吾不知其爲人貢賦乃其末耳况天下者乃太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敬瑭之事豈可遵乎朝廷竟從與者之議遂割三鎮遂罷何桌中書侍郎領開封

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北河東京畿等路並行清野士民讀詔莫不感慟

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錢命尙書梅執禮爲清野使十六日金使王芮等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頗不遜仍欲大臣親諭河東河北之民交割地界朝廷許之是日邊報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游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未深信皆云自秋末僉事李回已將兵防河矣但邊報益急殿前司乃遣馬綱作斥堠已而召募忠義團結使臣將

以修守禦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流離遷徙者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劫掠財寶焚燒廬屋得城東巡檢魏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指揮城外居民搬入聽就寺觀止

十九日開封府揭榜云前日北兵來係拆析彥質潰兵已招安訖城外居民各仰歸業又榜云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太學生丁特起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急事未可知堅壁清野在今日立不可緩不應輒罷仍乞以

在城兵盡屯城外以待敵至使無緣遽犯城壁并守禦入策獻書下樞密院大臣阻難不行是夜二更馬綱還報金人已渡河大臣猶未之信再遣使臣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丘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遠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爲金人掩殺傷者幾百人大臣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是日增置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官吏以樞密聶昌領之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副軍期爲主遣使交割東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爲名同樞密使聶昌使

學海類編
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耿南仲聶昌偕金使王芮一十三人等出國門時金兵已壓境大臣尙執和議苦無經畫著作郎胡處晦作長歌切中時病其詞云天邊客子未歸來玉關九門何窄塞大臣裂地過沙場鐵騎憑河又馳突官呼點兵催上門居民袞袞閭巷奔請和諱戰坐受縛烏用倉卒徒紛紛黃河一千八百里沙寒樹長險難恃官軍觀望敵如烟笈上胡兒履平地大臣持祿坐廟堂小臣血奏交明光胡兒笑呼一彈指公卿

狀如鹿與獐明明大漢亦有臣誰謂舉國空無人賈生絕口休長慟用者不才才不用

二十三日命保甲軍人百姓僧道等上城守禦其勢日益緊急執政直宿聚議親視諸城又置四壁彈壓提舉官各一員都統制官各一員提舉東壁王時雍南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溥北壁給事安扶統制東壁辛康宗南壁高侍西壁張撝北壁劉衍其餘諸門彈壓統制官不可殫記又命劉延慶提舉西壁劉韜副之

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勤王之師八千人到闕上令此兵駐劄內地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兵萬人分屯五軍以備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岳觀右軍屯上清後軍屯封丘門左中三軍姚友仲統之右後三軍辛康宗統之范瓊張仙裴淵汪長源輩各統軍在城屯駐城外者不知廟算爲何如也迨曉遽傳兵已滿四壁乃降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游騎已及郊畿士庶讀之莫不驚懼

二十六日傳聞元帥國相來自河東副元帥太子來自河北輻輳闕下朝廷增遣所募忠義及百姓等詣城守禦甚嚴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豪猾輩因緣騷擾往往及無辜已而羣聚捶殺太尉辛康宗及使臣等四壁擾亂迨晚捕爲首者五人腰斬東壁已而詔罷百姓不許上城守禦散行召募忠義之士旗幟滿城召募者多市井游手之徒耳復捕姦細三人市僉號令繼聞金人欲捕內官又詔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

焉金人十萬眾其閒多掠吾兩河之民充數於其閒
復擄近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執役者眾太
子劄寨劉家寺相國劄寨南郊壇四壁諸城皆臨河
劄小寨圍閉周密不以數計旗幟人物公然往來郊
野閒自此朝廷召募益急罷相唐恪以何臬代之孫
傳知樞密院事曹輔僉書又以何臬提領召募奇兵
孫傳提領召募忠義已而郭京於殿前得傳文政於
草澤得楊惠廣於釋子得郭京自云有妙術擲豆爲
兵且能隱形廟朝諸公以爲神人一京翕然共仰重

傳楊亦挾術自是樞密除擢不問能否微賤自布衣
而爲統制由技術而參機謀以商賈而任將佐其弊
殆不可勝言列皆領兵往來城市真類兒戲有識之
士頗爲朝廷憂而廟堂自以爲得計也民情惴惴造
撰傳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乘閒騷動朝廷患之散
榜立賞緝捕甚緊斬首號令者相繼金人水土之工
日夜不輟是日諸門縛砲架造鵝車

二十八日南道總管張叔夜勤王之師三萬到闕長子
將前兵次子將後軍自將中軍屯玉津園

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增秩賜帛

閏十一月一日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叔夜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整肅上喜命解右僕射笏印金帶以賜之已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拐子城親視金人寨虛實儀衛悉屏惟內侍數人從偶雪作泥淖身被鐵鎧步履如飛天顏憂勤愁悴跼蹐是日奇兵作亂毆統制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擾太尉王宗礎引兵戮數渠魁方定王健創奇兵何卓損之有識者頗以爲笑蓋自古兵法奇兵皆臨機制敵未聞領

奇兵以自名也况未嘗出奇自輟變亂大抵今日所謂奇兵者類如此耳

初二日上幸西壁撫勞將士如前金人攻善利門告急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弩手一千五百人策應乃止

初三日上幸北壁撫勞將士如前上凡四日撫勞每巡壁不進御膳取士卒食食之復以餉士卒人皆感激流涕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嘗止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宮人作擁項及衣被等分賜將士酒卮一

賜統制而下是日金人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選前軍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下城接戰殺獲甚眾初四初五初六日金人攻通津門宣化門甚急大臣親往督視猶未有用兵意太學生丁特起上書論列謂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報金人到關幾旬日見朝廷未嘗用兵而金人攻益急善利通津宣化尤箭發如雨中城壁如蝟毛又以磨石爲砲閒至城上樓櫓摧破姚友仲於三門兩拐子城別置兩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磚石中間開

小門如城門法四圍復置乳牆迎敵自拐子城門出入不日而成所賴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狀如臥牛金人若至必擊頭項善利門其頭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門在善利宣化兩閒此三門者乃受攻之地後果如其言大臣預知而不之問

初七初八日殿前太尉王宗礎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金人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應拐子城躬率將士督戰凡數合金人稍退既而攻益急初朝廷爲防秋計上幸封丘門城外按砲錫賚不貲

學海類編
砲石迄今盡置城外莫知其數及金人攻善利通津
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砲架數百乃盡得前日之
所按者以爲資也

初九日金人攻善利通津門甚急復於護新橋河疊橋
取道姚友仲選銳兵下臨分布牀子九牛弩大小砲
坐又於城下絞縛虛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金人迨
晚不能寸進乃棄橋益造火梯編橋撞竿鵝車洞子
之類皆攻城之具也疊橋之法先用木籊浮水面次
用薪次席次土增復如初矢石火砲不能入火梯雲

梯編橋皆與樓櫓相高亦有高於城者大梯可以燒
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洞子
可以治道可以攻城而上亦用車軸推行洞子其狀
如峻屋上銳下闊人往來其閒節次續之殆有長數
十丈者上用生鐵裏內用濕氈矢石灰火皆不能入
如治道則要安砲并推梯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
其機巧殆未易數

初十日詔展公私房錢縱市井賭博以甦小民內前有
斬首號令榜云司文政上書言極無理奉聖旨處斬

學海類編
卷之九
士論初以爲疑已而免解進士費文端奏劄稱文政所言雖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之路乞以文政上書揭示使中外知文政被誅之罪迨晚開封府奉聖旨備文端奏劄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助金人害國士論始息

十一十二十三日大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有詔朕不自安再幸四壁犒勞將士連日鑿輿之出正大雪苦寒馳馬戎服露手揜腕其賜賚如初仍命將士披城接

戰閒有得級者又賜以酒食遺金人寨中

十四日通津門發砲中金人一裨將初傳王芮繼聞乃金人劉安也捷奏上喜之命以武功大夫并金帶以賜監砲使臣又以武功大夫空名誥一金帶一示待漏院之側募人能戮金裨將一人者給之又揭示賞格自獲酋長迨小番等賞各有差復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多少命以官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日金人攻諸門益急但命使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太學生丁特起上書乞用兵講和之

學海類編
計蚤決無淹延未斷養成大患奏不報統制官姚友
仲奏札謂金人攻城急甚兵旣不用乞遣使議和爲
便亦不報先是金人初到闕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
幸其遠來其眾必疲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
門分布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眾必潰亂有
可破之理過此日復一日其勢益盛援兵不至士氣
阻喪雖悔無及是時唐恪正主和議恪不之信迨其
攻城旣急罷相唐恪而相何榘而友仲乃有講和之
請復不加省恪主和議而未嘗決何榘主用兵而未

嘗用是時友仲特起之奏俱不得行要知恪謬而無
斷誤國於前榘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如此宜彼
強而此弱也

十九日樞密曹輔左丞馮澥出使寨中莫測其故是日
善利通津宣化等門金人砲座數百砲擲如雨人不
可存往往中砲死者日不下數十也

二十日金人渡陳橋俯宣化門欲涉河之南有黑旗子
三人已登都統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驍騎使臣數十
及兵士西人百餘披城下戰殺略數人金人乃退橋

之北入鵝車洞子中俄頃宰相何桌巡至城上黑旗子復如前登岸城上矢石如雨金人略不顧城脚之西有披城下寨者兵約六七百人見金人到眾欲與交鋒望風退走金人引眾進逐厲聲城上大呼曰後面應而眾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自填陷馬坑而死者百人金人輒大笑

二十一二二日諸門各有披城下戰殺傷金人亦多二十三日統制官發兵千人自宣化門披城出戰士氣甚銳迫逐金人幾欲棄寨而北士卒貪功輒率意渡

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閒河冰陷裂士卒驚亂而金人遽迫岸交手迎敵陷河而沒者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折

二十四日彼勢益銳火梯編橋到城下如鱗次燒宣化門敵樓三閒發大砲如雨箭尤不計其數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填滿鵝車領眾直抵通津門宣化門三門下無數步許力攻二城其勢甚銳

二十五日大雪未明南壁有氣若橫青山城上有赤氣橫亘十里其氣如血黎明不消金人乘寒急攻通津

宣化二門益急詔六班俱登城城上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郭京領正六甲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延頸企踵於門立候大捷者數千人縱行旁觀鼓噪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大寨立大旗於金寨矣又云復奪馬千匹矣時有令云除守樓使臣軍兵外餘人竝不許上蓋京六甲正法能隱形若城上人眾恐爲金兵覘望言猶在耳金兵分布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殆盡皆望護龍河積屍不可勝數復自雲梯編橋併攻上城

迎敵官軍班直雖排布如雲無一用命死敵皆下城遁避守禦官吏相繼奔走金兵遂發火攻敵樓金人相踵而上揚旗幟眾悉潰散百姓大呼金兵已上城也自宣化門金兵三百餘人分作東西兩隊旗鼓引眾弓矢射逐已次第分守禦官兵擁窄不能施放退師迤邐崩潰下城外鐵鷄子作陣鼓噪而行與城上金人相爲形勢士卒下城投戈散地四壁數十萬眾棄城而下獨北壁守禦如故樞密孫傳躬親宣諭士卒下城守內救駕至次日方下城居民皆驚擾號呼

奔走軍士輩乘亂刦殺臥道上者如麻捶殺太尉姚友仲將士使臣宦官被害者不可勝數迨晚諸金人縱火燒諸門及新城裏居民居宅王公大地刦掠殺擄火光亘天達旦不滅百姓哭聲震動天地金人未嘗下城殺掠者皆潰散軍兵輩耳自早至夜舊城諸門悉開新城裏四壁居民被害者尤多龍造宮甯德宮諸王帝姬后妃皆潛入大內上倉皇召大臣親王至者惟濟王謝克家上召王克家入小閣中計議遣使軍中傳聞上有意極謙皆是全活生靈之意

二十六日黎明有旨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使命雜沓傳呼其聲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門親諭軍民露腕憑欄大呼於眾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卽以獻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甲及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上倉皇不覺墜帽百姓奏問稱你亦其情迫倉皇不暇他議也士庶初慮上有遷徙計因泣告樓下曰陛下一出則生民盡遭塗炭又呼曰寡人在此士庶號慟上亦爲之掩泣已而士庶感憤請甲逾三十萬人惟止四軍及班直有四方

學海類編
四
眾馬數千騎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出奔行門指揮使都虞候蔣宣引數百眾升祥曦殿大呼曰請官家遠出這裏不是官家住處其勢甚遽上曰教我那處去眾曰須討一線路去上曰鄉等忠義亦不可不備糧食及金寶隨身乃詔殿前指揮左言宣諭眾軍令廊下飽喫酒食又令開內庫散金帛恣左右所取親從親軍左右長入祗候十班內宿上直衛士爭取重寶以懷之上入祥曦殿內東門司小殿前內侍十餘人立太子在側躊躇未決尙書梅執禮諫曰陛下未可

輕棄社稷金人斂兵未下亦當別議使使哀鳴下禮卑辭請命而後觀變旋爲之計乃令左言論蔣宣曰日已晚矣大兵在外未可輕動俟來早圖之蔣宣素與左言相得遂不復拒命既出卽詔殿前蔣宣忠義可嘉特與先次換班正使仍帶遙郡刺史落權除外路州鈐轄餘人竝放罪所取金寶竝免追納願出職換授者聽金人俄軍前遣濟王何桌并金使六人入麗景門入見傳到國相二太子令旨告諭百姓安業兩國講和是日百姓以手加額私相慶賀迨晚朝廷

發使執請命黃旗至軍前大官翰林司賜酒食果子
赴軍中舊城外新城裏金人漸次下城擄掠城中凶
豪小人導引金人於坊巷劫掠放火大擾人民遷徙
入角門內由汴河凍冰上過所過既多踐履冰陷溺
及棄擲小兒不可勝計亦有全家入井自縊者亦有
赴火死者是日日色如丹烟焰中如有二日相鬪之
狀眾目相視莫能辨別

二十七日金人遣李若水入城告諭少帝勿須播遷五
百里內周圍皆吾兵矣可遣宰相來議事及邀聖駕

出郊議大事是日白晝無人行

二十八日宰相親王出郊謝二會開封府揭榜云仰在
京文武百官秀才僧錄司率眾父老百姓各赴大金
軍前求告國相元帥太子元帥請願將金帛牛酒犒
設三軍是日內外士民覩請命之榜相顧感泣紛紛
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於道各以長竿標掛大揭
榜示某坊某人獻物於國相太子元帥答謝活老小
之恩滿城如旗幟節次進獻金人畱之出城請命獻
物者如市未刻黃榜云大金堅欲上皇出郊

乃上皇
非皇帝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也 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眾庶各務安
靜無使驚擾卻誤大事士庶覩榜又懷疑慮是日潰
散殿前軍兵等所至爲害朝廷患之散榜免罪招誘
人分遣將士及開封府捉事人捕捉討擄者甚眾徑
於通衢斬首以令無慮數百人民情願快凡斬首者
頃刻復爲軍人百姓剖剝殆盡至有并骨持去者遺
骸不可勝計蔡河汴河老小橫尸尤多亦有被割盡
者皆軍民乏食至此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裏
城內討擄稍息而城外者猶未定尙肆燒劫軍民至

結連金人下城或削髮爲裝金人共劫掠后族貴戚
王公大臣富商巨賈之家無不受害者如張溫成劉明
遠高大皇聶婆婆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庶燒劫扶
持老幼遷徙入子城逃避者累累然相望於道如是
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徧於相國寺乃寺東西廊廡
閒啼饑號寒極可傷惻是夜裏城外燒劫如前彗星
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黎明日出如火赤人皆驚視已刻朱雀門始
半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斷掘諸門慢道以鐵鵝

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得城縱火燒諸門食城樓櫓越
三夕不滅砲架殆盡至是又增治及慢道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生靈
之故躬往致謝咨爾眾庶無得疑惑平旦上擁數騎
出南薰門何桌陳過庭孫傳等從曹輔張叔夜畱守
彈壓是日百姓父老爭持金銀牛酒綵帛獻軍前自
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跡如蟻迨晚駕未回人情恟
懼俄頃有黃榜自南薰門入云駕報平安詔云大金
已許和議事未了朕畱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安

業無致疑慮士庶讀詔悉還通夕不寐至有然頂熱
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壯者猶隊伍巡邏達旦
自是賊盜無所施其巧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焚香
夾道香霧盤空未閒黃旗又自南薰門入報平安詔
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安業無致驚擾迨晚
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朕只俟禮數了來日入城與
萬民相慶

初二日官吏士庶復集南薰門肩摩臂屬尤盛於前攜

香瞻望者絡繹於道起南薰門抵宣化門雪中行道
泥污百姓運土填路以待御車之塵頃刻而就申刻
駕歸纔及門士庶遙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傳報奔
走行路山呼之聲動天地已而仰瞻天表又皆嘆惋
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爲之揮淚及州橋淚已沾浥帕
子殆不能言鄭建雄張叔夜扣馬號泣上亦攬轡而
泣至宣德門上始能言嗚咽言曰朕將謂不與萬民
相見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慟哭上既入內士庶乃
散里巷爭傳人情快適恍若再生焚香致謝先是上

出長入祇候王嗣者從行凡三日兩夜王嗣未嘗頃
刻離上左右悉能道上出郊事云上初至南薰門城
上皆金人城上一人自稱統軍厲聲奏知皇帝若親
出議事曬好公事但請放心上欲下馬城上金人皆
走壁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處遂乘馬如初又差人
報國相元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頃門開凡駐馬
一時許步人鐵騎夾道擁衛直出青城中金使又奏
云徐徐行馬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許至齋宮
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面下馬帝行馬

入齋宮門側一小位中粘罕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劉家寺日已晚容來日拜見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欲供進又恐寢不安是夜駕宿粘罕軍中翌日亦未及見止遣人往來議事是日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說諭金人方稱皇帝仁孝乃免午刻上與二酋相見於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鴟尾竝用青氈裹有龍處亦蔽以帷而後設香案北望致謝左右皆歔歔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有之甚可怪也金人亦爲蹙額繼而相賀遂各命坐上爲

主二酋次之宰相親王竝列於庭酒三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嗣亦不得聞惟潛聽之首說上皇次主上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豈可據也况天意人心未厭宋德又云城中頗有拶城出者皆棄君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也已令盡敲殺禮畢上出府庫金帛以遺二酋粘罕笑曰城旣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何以此爲果欲分賜可與將士俄頃又遣人奏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賜賚將士但畱之左右足

學海類編
矣駕興二酋送上馬遣數人侍衛時金人與左右交口皆云已是一家我輩出征已十二年不知家中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已傳令必破京城萬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國術者剋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才皆奇偉太子尤瘦長粘罕應答琅琅太子唯唯而已上初見二酋以表出示皆中書舍人孫觀秉筆其略云三里之城遠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旣煩汗馬之勞敢援平羊之

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以負罪爲失德宇宙爲寰區上皆從之

初三日詔軍前駕幸兩宮安慰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伺候金人報已而金使十餘人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中宿食不使不煩遠到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煩到軍前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壽使命傳報禮意甚勤是日朝廷紀綱漸振刦獲掠者數百餘人迨晚二酋遣使將

學海類編
書其略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追事至於今良可驚悸
康王見在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
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止云骨盧你
移皆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書上朝廷遣僉書曹輔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命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盡竭所有
犒諸軍

初五日金使移文開封府索良馬一萬匹開封府揭示
自御馬而下益拘藉隱匿者全家軍法告人賞錢三
千貫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驢乘轎至有徒步者而

都城之馬羣遂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收
藏軍器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藏法先是城破軍
兵拋擲軍器狼籍道路多爲民間收蓄

初七日開封府散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等依舊收係
支給口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界

初八日民間權住典顧人口以散失人口者甚眾人難
於尋覓慮隱匿者不肯歸還也迨晚又有詔撫中外
遣使分詣諸路乃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學海類編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取河東河北守臣監
司親屬質於軍中待分割地界了足歸還又取姦臣
家屬凡二十家如蔡京童貫王黼輩又取張孝純蔡
靖李嗣本家屬及要李綱吳敏徐處仁陳觀劉韜折
彥質折可求城中官吏惟命是聽其或在貶路或已
出京者具以實告詔使者六人行軍請號二酋雖聽
信復拘留未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登城不下人復更生已受天賜但
軍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充犒軍外切憂數少支
散不敷應戚里權貴豪富之家均蒙再生之造義當
竭其家貲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府措置日下拘
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金使督責甚峻又退換
羸瘦者

十一日有大詔金軍兵已登城斂兵不下保安社稷全
活生靈恩德至厚今來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
前之物義當竭其所有盡以犒軍已降聖旨拘收戚
里權貴豪富之家金帛錢糧犒設大軍自皇后爲頭
又詔有能率先竭財犒設大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奏聞當議優與官爵今已差官徧行根括外切慮人戶未能通知尙有藏匿窖埋致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埋藏竝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出榜云見奉聖旨拘收戚里權貴之家貲財以助犒軍今來累日竝未見人戶盡數齎納切慮罪責致將金銀等藏窖右榜人戶等將本家金銀表段竭其家貲赴府送納如敢藏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爲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代支其犯人以軍法行知情藏寄之家亦許告給賞不行陳告與犯人同

罪民情洶洶殆不聊生於時有從政郎陳行率先詣開封府投報乞以見開和樂樓正店內銀器盡數輸官以犒軍詔改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金人所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家屬欲質於軍中者開封府至是悉以勾集團結於廊廡不遣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飢號寒之聲不忍聞通夕不寐有識者聞之頗不平不知所犯爲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銀甚緊鄭王后宅以隱匿金銀不肯盡輸有詔父祖竝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餘奪

官者甚眾枷斷勾當使臣等號令於市是日金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瓶悉與之

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及使臣等於交質庫金銀匹帛諸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一鋪動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大帥胡真孺領兵勤王後軍不繼爲金人擄入寨中

十五日津搬犒賞絹赴軍中左藏庫京師上四庫所有如數京畿保甲盡差充役三衙使臣分地分監督每軍各執旗幟旌別人皆爭先馳以幸早結所搬纜及

十萬匹是夜尙書省大火燒刑部拆尙書省牌投火中禳之乃息

十六日津搬犒設物如前金人擇絹不堪者浸墨水退換傳聞二酋甚怒謂使臣曰大軍在此已欲渝盟使命委曲致懇其怒稍霽

十七日津搬犒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浸以墨水朝廷乃於內府銓擇絹之奇者充代

十八日詔免京城公私房廊緡一月先是金人再遣大臣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

是日始遣復差使臣十人

十九日督責金銀甚峻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勾捕納愆數逾限者拷治雖戚里權貴家屬官至承宣畱後婦人封爵至恭人夫人皆荷項拷掠期於必納而後已又詔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一兩準三十二千銀一兩準二千二百又榜諸州縣鎮會遣人在京買賣變易見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匿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戶至屋宅拘收蓄金銀之人並盡納官店主許告陳知情與

同罪隱匿者並依軍法又榜宰執以下應會賜帶者並仰赴官送納又詔神霄寶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津搬犒設軍絹殊未敷數遣郎中監督使臣於諸門分監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物者多不遜求瑕指疵動輒退易官吏難逃其責至於棒毆使臣者意欲賂遺乃肯受納官吏至是多以大蒜沙糖針縣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榜四壁毀宮屋貨賣以士民缺乏柴薪故也是日根括金銀尙未敷數又詔質庫戶質金銀並拘

入官財賦金銀尙未燒燬又信言謂以黃金贖此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缺柴薪多致
凍餒皆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是日
百姓奔湊往斫伐木者無慮千萬人多爲軍人強奪
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資治通鑑之
類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見錢支出收買開封
府直取書籍鋪是日萬歲山斫伐者益眾臺閣亭榭
悉毀拆而倉皇之際臺榭欹倒奔逃求出蹂踐至死
者百餘人互相毆擊攘奪而死者又數百人頃刻閒

被剝剔市井貨人肉者甚多至是又多有之先詔樵
採萬歲山斫伐竹木而軍人併毀撤臺榭又攘奪喧
亂如爾至是開封府捕斬作亂者五人稍息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責金帛以書揭示士庶書
云骨盧你移皆勃極烈左副元帥王子右副元帥謹
致書於大宋皇帝近日差官入京檢視府庫藏積絹
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匹於內準充犒賞所領一千
萬匹今承來示搜尋深意恐似防再索假以爲辭於
理未安比者城破本意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

來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緞千衣絹數不限早望依數應付且冀亮悉無用匿辭國書在前大金登城斂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綵緞自當竭所有以應付除內藏左藏元豐及龍德兩宮御前皇后閣太子宫并臣僚之家已根括到數目外大段缺欠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表段人戶仰體認大金之恩匹兩以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并管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交與受納官如

敢隱匿及官吏乞覓竝仰一面處置施行士庶覩榜頗懷憂懼迨晚金人來呼醫甚急傳聞二太子有目疾詔以翰林醫官視之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榜云應被擄失去人口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收贖者請會於東西塔院同詣尙書省陳狀前去俄頃西塔院會集數萬人不知尙書省如何處置也是夕火燒開寶寺天甯寺及居民五百家

二十六日散榜根括金銀甚急又詔鬻爵開列官資榜

學海類編
價直募人承買及僧道紫衣師號等揭榜旬日不聞有應募者

二十七日金使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焚香禮佛

二十八日金人索已歿使臣賻贈五百匹兩先是城陷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驛百姓乘亂輒擒殺於驛前剖剝之至是索賻贈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採萬歲山竹木殆盡又詔毀拆屋宇以充薪軍兵百姓赴者又復如前攘奪先自城陷日金使人當宿都堂議事以從官接伴是日金使與接

伴方食而軍民毀拆絳霄樓欹倒攘奪噪噉聲聞於外繼聞有踐蹂墜壓至死金使問接伴言其事金人笑曰使民爭利定强者得弱者失至壓損人民何不命官拆俵散乎接伴者無以對嗟乎天子屏園囿之歡縱民樵採可謂盛德事而奉行之吏無經畫欲利於民而反害之宜其笑也

三十日津搬絹尙未數數又起搬金銀一城騷動皆搬運金銀之人絡繹於道士庶相顧莫不慨嘆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金使二十一人詣相國寺燒香

學海類編
百官僧道出南薰門乞慶二元帥金使傳命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赴諸門交納者終日不絕絹已畢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鈺銷者及兩數虧亦不受納
受納金銀官縱強恣橫意欲賄賂故爲是爾開封府
聞命不敢稽緩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復取退金
銀而偶奔走甚迅百姓從而奔走妄意爲交割城池
事爭往觀看而金人城守者遽見城中數千人奔走
而甚疑慮遂報軍前俄頃金人擐甲伏忽備鐵鶴子
於門外者數千人幾惹大事已而呼監督官於前胡

跪訴說幾不免敲扑而監官具言人偶奔走百姓又
從而妄意懇告再四乃得免

初四日金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北河東諸州交割地
界蓋自聶昌耿南仲出使繼遣陳過庭皆尋爲交割
地界兩河守臣百姓等作堅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
日竟不得石州金人患之乞朝廷再以詔諭朝廷不
得已乃降勅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不可失
信欲盡割河北河東永圖結好雖卽時應許遣聶昌
耿南仲前去其實念祖宗之地不可與人故自大金

學海類編
臨城堅守禦敵終致失守出城歸款上表稱臣受其
正朔所有重兵皆不下城猶守候交割撫定了而後
收斂仍取應係合州官員在京血屬爲質候撫定了
日放歸其在外者亦別作根勾去訖近勾到知石州
种廣家屬遣還軍還石州早已歸款不用知其餘家
屬纔候撫定亦爲歸還今聞某州某守未降蓋謂勤
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分界但大金尙在城上若更
堅守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爲宗社之禍不如早
與燒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土人民外原係河

南百姓官兵客旅元許放還則公私各得其所再念
京師不能保若汝依前不順豈止宗社無所裨益在
汝亦必不保謹無執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晚遣
使持此詔書之寨中

初五初六日津搬金銀表段動以車計又退換表段不
及端者督責根括殊爲緊急初未嘗卹人惟務苛刻
初七日四壁都巡檢使范瓊爲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
於慧休院先是城陷日中書舍人高伯振與老母稚
子全家俱死於亂兵至是遺骸狼籍無與殯瘞者瓊

學海類編 三
出已錢爲殯於僧舍及作齋薦悼瓊冑武人而能舉
此高義亦可嘉也是日何桌使軍中

初八日何桌使還尙書省揭榜云準御封付下大金犒
軍金銀表段府庫土庶元初數目十萬未及所須之
一分遣石僕射何桌躬詣大金軍前懇告怪問以謂
京城人民眾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活一城生靈無
以爲報性命無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督責四壁
官盡行收拾須管盡數收括日近供納仰御史臺催
促覺察如有不依今來約束之人一面已依降指揮

處置施行又榜云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
爾士庶其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益急御史臺置歷抄寫自宰執以下
未納金銀人姓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
所勾呼禁繫枷拷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行拷
訊荷項催促征者相望於市迨晚有詔云朕以初十
日出郊見兩元帥議上徽號事咨爾眾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駕出南薰門開封府尹少尹以金銀數未
敷各降三級是日車載金銀起納軍中者莫知其數

迨晚榜詔云朕出城議徽號事爲諸國未集來日定
回仰居民安業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又如
昔時午刻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以金
銀表段少駕未得回事屬緊切仰在京士庶各懷愛
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表段者火急盡數赴開封
府納許人告給賞犯人依軍法及晚又榜云大金元
帥只是爲金銀表段事未集畱駕未回來日定回
十二日津搬金銀表段莫知其數士庶負荷競於馳納

者亦不可勝計有榜云御前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尹
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表段數少朕再三懇告元帥云
京城居民父老眾多必不止此卿可告諭權貴豪富
之家爲體朕意疾速了納須管日下了當仍許卿便
宜行事開封府至是督責尤急下廂根括家至戶到
及移文店居客戶迨諸倡家悉被攤認一城騷動人
不安居是日又津搬景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瑠璃
翠羽飛仙之類赴軍前交納蓋自月初金人大索元
宵燈燭欲於城上作元夕十餘日凡在京道宮佛寺

正店所有搜絕殆盡稍不堪者輒退換

十三日隨坊巷作隊伍率金帛者不可勝計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聖駕三日不食大金元帥怪金帛數少未肯放回仰尚書省尋差從官卿監分頭四壁直入居民家搜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所搜多有所獲及強勒家奴僕告首廂官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爲保雖銖兩亦取之事體紊亂人情搖動及晚又榜云奉御批朕累見大金高尚書傳元帥令爲金銀表段數少且拘畱在此俟數足方放還

可速依下項據所有數目明批上歷須管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隱匿卻因而搜檢告首發覺便行軍法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僧道伎術放出宮開封府戚里鑿藥人百姓老娘諸王彭端公吏曾經祇應優倡之家及兩軍祇候曾在行局祇應倡人入內內侍楊戩賈蒙等下勾當使臣曹剛大宗正司宗室之家曾遭遇輦官大小園子曾遭遇兵級東門司嬪妃等龍德宮大內黃院子衛尉寺幕士又榜云專切催促四壁表段金銀所契勘開封府榜大金軍

前爲金銀數少聖駕未回事屬急切當所訪聞閭巷居民各懷愛君之心自相糾結釵釧竝行送納未致盡絕今措置令逐廂使臣於逐巷內委請懷才全德忠義高士一人轉於本坊逐巷內請一人排門勸誘抄上金銀一錢以上或表段自一匹以上盡行抄掠徑赴開封府送納庶得軍前允信聖駕還內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須至曉諭者右榜左右廂被委請真楷謄寫給去榜文排門勸諭念聖駕兩爲百姓出城懇告軍前全活生靈之恩依此送納已指揮本廂使臣

開具被委請人勸誘到金銀表段數目類聚供申以憑備申朝廷乞賜推賞激勸忠義其有家計優厚尙切占吝不行輸納及擅便騷擾或將已掠物輒行隱匿之人亦行具名申解當依軍令如民戶別無金銀表段亦許量力抄上錢徑赴本壁根括送納金每兩三十五千銀每兩二千五百省表段每匹五千官爲收買是夜帝宿軍中

十四日官吏士庶僧道恭候大駕者又雲集於南薰門有榜云應民間金銀限十五日前納入官出限不納

私有藏匿者竝依軍法自令後不許以金爲首飾器
物等及出舊新城候門徧行天下侍從官郎中分頭
四壁根括者尤爲緊急婢僕告首括納者紛紛有以
仇隙而告者亦被括納告訐之風盛行官司樂從而
不聞傳聞一壁所括者日不下數十萬兩禁中諸宮
什物諸王宮主第什物暨龍德宮甯德宮八殿所有
一銖一兩無不括納車載而去者絡繹於道及晚又
榜云大金元帥台令候根括金銀盡絕中來當遣大
軍入城搜空當體此意不可誤事士庶讀榜相顧失

色莫不疑懼至有集隊伍持軍器以備緩急者通夕
不寐

十五日黎明揭榜云駕傳到聖旨軍中供御帳幄飲膳
炭火什物不缺接待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舍溫潔
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議未定駕回保無事恐軍民
士庶憂疑令多出榜文曉諭右榜曉諭軍民各令安
業務要甯靜不得喧鬧因民情頗搖故有此榜開諭
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士夫憂憤作爲詩歌者甚
眾獨著作郎胡處晦上元行人多膾炙其詩云上元

學海類編
愁雲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孽
胡歌舞葡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賂
聖主憂民民更憂胡子逆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
寶嘉父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名臣繼
明道都人哀痛塵再蒙冠劍夾道趨羣公神龍合在
九淵臥安得屢辱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細
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遠慚趙氏廝養卒今日
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一啼悲會看山呼聲動地萬
家香霧滿天衣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望夕欵獻

東北角

十六日四壁根括金銀益急先傳二元帥畱駕過上元
卽回至是未聞鑾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其故太學
生何揆等欲以書達二酋邀駕還闕先詣都省陳狀
具述執政者輒不聽許是時書成欲達者凡數人執
政者又不聽許獨揆徑赴南薰門乞以檄示守門者
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揆往軍前監軍詰難而
揆因高論抗辯極高二酋敲殺之由是餘人書無復

得達矣

何揆通鑑作徐揆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十七日有榜云駕前傳報爲元帥畱赴擊毬只俟天晴
宴畢便回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有金人下城掠
擄又有縱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也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
治未易詳述哀號之聲聞於遠近

十九日諸司結局罷括金銀表段人心稍寬亦莫測其
故但聖駕殊未聞回期畱宿郊外至是幾浹旬日復
一日陰雨不止父老士庶僧道自朝至暮雲屯霧集
又命僧道作緣事以懇祈神聖祈請駕回自宣德門

至南薰門不絕香滿大街贊詠洋溢如是者亦幾旬
日置監國畱守司

二十日風雨益急有榜云駕前傳聖旨只向天晴赴擊
毬大會了事便回內仰居民知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在京舊開質庫之家須管依舊
開張以濟小民又上大金皇帝徽號崇文繼統昭德
定功敦仁體信修文偃武光聖皇帝殊未聞駕還期
市井妄傳可驚可懼又逐夜多有金人下城擄掠者
爲百姓掩殺甚多又聞軍民有以他物與城上金人

博易及以穢水代酒戮二人於市乃散榜云士民近有以穢代酒在城上與金人博易幾致生事自今後敢有與諸雜博易竝依軍法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帥畱赴擊毬大會小了候天晴會了方回是日城中見車駕遷延許久上下疑懼撰造語言傳播不一又乞請軍器以備緩急官司不許往往各家私造官司復慮其事乃捕造言鼓唱者十七人戮於市彈壓官往來四壁不輟又榜云訪聞民間多以松檜竹槍作兵器以防托

爲名仰開封府禁止如違依軍法自是人心愈不安二十三日有榜云在京原開質庫人戶須管仍舊開張如違許人告首賞錢五十貫張叔夜請依舊收係諸州解發材武人日給食錢監國許之是日官司增置糶粟米場賣柴炭場米不過三升薪不過五十文其值減市價數倍赴場糶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給軍人米聽從使出糶意欲生小民也又榜云爲陰雨擊毬未得車駕未回金人忽索大棺木并水銀等又聞羣酋破額作哭不知何人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彷彿類城陷時金人索內夫
入優倡及童貫蔡京梁師成王用家聲樂雖已出宮
已從良者亦要之開封府散遣公吏捕捉巷陌店肆
搜索甚峻滿市號慟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工
伎藝諸色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尙書省榜右僕射何桌傳到文字稱城外聞
城內百姓見兩元帥未放駕回人心憂慮又凍餒者
多皇帝聞之出涕不已降到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元
帥議事未了陰雨連日薪炭缺乏家家愁苦痛在朕

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糶賣柴米庶幾小濟仍不須
羣聚以俟駕回若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士庶讀詔者莫不墮淚先是城陷物
價踊貴迨上出城尤甚至城陷已兩月小民樵蘇
不給饑死道路者以千計市井所食至於取貓鼠甚
者雜以人肉如鼓皮馬甲皮筒皆煎爍食用又取五
岳觀保真宮花葉樹皮浮萍蔓草之類無不充食雖
士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後四壁乃增置米場出糶
官米者凡數十處但官司措置無法大抵軍人恃強

攘剝而小民受惠者少攘奪踐蹂動致死傷有如萬
歲山採樵時繼而揭榜不許軍人糴買男子婦人分
日赴場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內人莫
知其數悉押赴場銓擇開封府尹及四壁官掌其事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物法服鹵簿冠冕乘輿種種
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有差并
取家屬又索犀象寶玉藥石彩色帽幘書籍之屬人
擔車載徑往供納急如星火頃有榜云兩國通和各
敦信誓車駕與二元帥議事漸已了畢只候旦夕回

仰士庶安業勿致憂慮及眾人聚集恐誤大事是日
捕獲內夫人倡優尤多

二十八日雪始開霽黎明御史臺告報百官赴南薰門
接駕士民奔湊充滿道路延頸企望以俟駕回已而
殊未聞耗謝元乃作憶君王其詞甚哀曰依依宮柳
出宮牆殿閣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
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人又索尙樂大晟府樂器
太常寺禮物戲儀以追樽罍籩豆至於奕棋博戲之
具無不徵索載而往者不可勝計民情動搖殊不安

帖俄頃有詔云訪聞舊城裏外諸巷居民往往撰造
語言唱說事端聚眾以防拓爲名於爐頭打造刀器
切慮引惹生事卻致驚擾深屬不便答付開封府疾
速曉諭約束又曉諭諸色人并爐火之家不得依前
亂行打造如違收捉赴官重行斷遣又榜畱守司奉
聖旨令多差人兵搬挈大金所須儀物等候搬發盡
絕車駕還宮切慮軍民疑惑今出榜曉諭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俟駕於南薰門益眾開封府追捕
內夫人倡優就教坊銓擇押赴軍中者自二十五日

不可勝計至是尤甚又徵求戚里權貴女使車載以
往輪轍幾盡搜求肩輿以乘之賃輜之家悉取無遺
凡被選出城者皆號慟而去又有親戚送共爲泣別
者又押內官二十五人及百工伎藝等人悉赴軍中
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是日民情極惶惶迫於凍餒人
有剖剝食人者開封府榜云街市屍首暴露擅敢剝
剔者許人告首賞錢五十貫

三十日金人索八寶九鼎車輅等及索將作監官吏尙
書省吏人秘書省文籍國子監印板及陰陽傳神待

詔等竝節次津遣是日解發內夫人并戚里女使猶
未已午刻以車載數百行近南薰門時官吏亦俟駕
於門內而女使輩大呼斥罵曰爾等任朝廷大臣官
吏作壞國家至此今日卻令我輩塞金人意爾等果
何面目諸公被罵回首緘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解發女妓津搬庶物不輟白米二千石豆
粟如之至是委官出糶以濟小民又命拆毀高俅楊
戩私第

初二日金人索后妃服琉璃玉器再要雜工匠伶人醫

官內官等各家屬開封府追捕尤峻節次解發悉繫
以繩交刃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呼不絕又索司天
臺合天輪滴溜俄頃有榜云奉駕前指揮仰差人兵
津搬大金所須應干物色俟盡絕日駕回

初三初四日津搬器物解納如前併發家屬市井號呼
殆不堪聞又退回車輦乘輿稍敝者令重新太常大
晟明堂司天監應干物悉搬遣雖至重大者亦併力
扛舁而去是日傳聞京城豪猾夤夜有刦人剝剝者
官司彈壓自是益緊監國出令又增置米場數十所

追晚又榜云大金所須津搬漸已了當聖駕旦夕歸
內仰士庶體國通和之意

初五日津搬解發者益眾有榜云內官藍忻醫官周行
隆樂官孟子書經元帥下狀云各有金銀在家窖埋
乞令本家掘取前來因此元帥怒再行根括仰開封
府散榜內官醫官之家應有似此隱匿仰再根括徑
赴軍前交納

初六日開封府榜云再括金銀又榜再括馬竝要根括
限初七日盡數送軍前交納亦以金銀再索也是日

盛傳駕回追晚寂無所聞民間造撰語言不一彈壓
官捕一人戮於市人無敢啓齒者

初七日金人蓋修東州門莫測其意傳聞諸門昨夕多
有金人下城討擄因與百姓戰鬪者士庶方且憂疑
午後有內家車子數十各攜被褥於車後詣南薰門
星馳而去黃門老卒從行皆有憂色士庶皇惑不知
端倪監國令旨云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上道君領
宮嬪出城親詣大金軍前求駕回仰士庶安業是夜
民情極洵懼各持兵器巡警坊陌官司彈壓四出至

學海類編
深夜亦不敢息畱守急召百官議事不覺已上更矣
初八日黎明畱守司又集百官議事俄頃監國有榜云
訪聞小民多持軍器往來街市仰各安業如敢依前
持兵器者竝決治十五以下追父兄決又申諭上皇
出郊正爲求駕回仰居民安業不得亂撰語言誑惑
眾聽是日彈壓官司百姓不畏之雖彈壓官司百出
百姓持軍器者如故已而南薰門有榜云崇天繼統
昭德定功敦仁體信修文偃武光聖皇帝初四日冊
立初五日移寨九日受賀十日車駕還明興士庶競

傳相慶且訪問明興之意皆未諭頃刻傳聞召奸民
作出榜示開封府已獲捕根治矣及晚開封府有榜
再申諭上皇出郊不得持兵仗事仰居民安業夤夜
巡警自保一方其日諸王暨家屬竝佐軍前

初九日早內前揭長榜備坐金人節文及孫傳等報應
文字民間始知廢宗社欲立異姓百姓相顧號慟隕
越士庶皆悔不令上皇東巡主上遷都也畱守司令
司壁都巡使范瓊撫諭軍民感泣不已其榜云元帥
府近以宋王降表奏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於

宋而宋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向新既不改前蹟悖德愈甚是至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推破方伸待罪之請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舊約宋之舊封頗亦廣闊既爲我有理宜混一但念出師止爲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聽隨主遷居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請上皇并后妃兒女及親眷

王公公主之屬出京仍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隆德茂勲業者舊素爲眾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眾善有一於此亦合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冊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舊宋之百姓竝宜從新其國候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期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都監右監軍皇子左副元帥骨盧佉移皆勃極烈右副元帥譜板勃極烈都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狀今月六日亥

時準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聖旨傳聞播越義當卽死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纔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若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之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辭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始終保全之賜傳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具書一下項

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軍前同伸懇告之誠乞垂矜憫

王嗣君自卽位以來政修德備竝無虧失惟是失

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重行竄責兼檢會上皇昨違大遼信誓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竝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非卽無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自在東宮卽有德譽著聞中外及至卽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尙可以歲修臣子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雖目下未能敷足將來下諸路取索分歲貢

學海類編 卷之八
史參
納實爲大金永遠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
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致

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
隨主遷居具見慈心存卹備至不惟臣民愛戴
固有二心兼據今中外實本有堪選舉者若倉
卒冊立四方必不服從恐因此兵連禍結卒無
休息之期非所以廣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
金皇帝詔有廢立之意但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闡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
欲望台慈特霽威怒終始特與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
將來難以立國乞賜俟班師之後退守偏土以
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
呼位號一聽指撝君仲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
帥國相元帥伏望特加矜恤早賜允從伏候台
令

又孫傳等伏覩皇帝詔書別擇賢人立爲藩屏許令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史參
士庶隨主遷居以此具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恩德甚厚但傳等切見國主自卽位以來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竝無失德惟太上皇帝聽信奸臣及國主年幼新卽位以來爲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太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退避以責後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王子弟中擇一賢者主之不欲立上皇子孫則

乞於神宗二子中擇選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爲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歸傳等不勝激切之至

元帥府據孫樞密等狀切謂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其不守信誓不務聽命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是之甚哉皇帝獨以寬仁釋其罪責別立賢人而已可謂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聖諭丁寧而輒言趙氏雖不忘趙氏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今後不得更有如此天會五年二月七日

學海類編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右傳等準元帥府再遣翰林學士吳升前來指揮選立賢人事切以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卽位以來所任宰相亦以罪罷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莽山澤之間亦非德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執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他姓又恐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不若自元帥

學海類編
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及外方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卽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聞乞元帥府自行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隕越皇懼之至謹具狀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

元帥府看詳孫傳等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之人其餘臣僚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中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旣衰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

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聖旨早舉堪爲人君者一人當依已降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今在軍多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則與混一無異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堪舉者否若果有堪舉者請示姓名亦與依允惟不許何臬李若水預此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官各敘銜名連署具依元帥府推戴狀中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傳等狀

傳等今月八日準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已降指揮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如或在京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具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所推戴狀申者傳等切詳本國趙氏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歷告今來違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及子支屬若不干預尙冀台造更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苦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及外委無其人兼難自舉乞自元帥

學海類編
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傳等無任痛哀皇懼隕越
之至謹具狀申聞伏候台令

是日士庶讀榜悉無生意意謂宗廟至此性命不保
還家聚首相與待死日已半中路無人行夜皆持兵
器巡警無慮千萬人巡行達旦官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榜云仰百官父老午時各詣南薰
門瀝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自寅迨午官吏士庶
集於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傳張叔夜責狀於門吏
其狀云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孫傳等前已累具狀元帥推慈憫恤趙氏存全社
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戴大國或就立監國
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
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伐罪之意傳等今日
在南薰門拜泣俟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告皇懼隕
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令

又狀

傳等除已與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尙有不盡

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千台聽伏以前主
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繼絕惟
在元帥則有監國皇太子自舊主出郊以來鎮撫
軍民上下安帖或立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伸
臣子之情則望早賜矜恤念趙氏祖宗竝無失德
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
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
傳等自揣此言罪在不赦但念有宋自祖宗以來
德澤在民於今九世天下之人匹夫匹婦未忍忘

之又况傳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宗
社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候台令傳等
無任哀痛懇切皇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

迨晚金人回文元帥府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蓋趙氏
之罪深也况詔旨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
請復立趙氏太祖推戴自立尚可若今依聖旨別擇
賢者立之孰曰不可兼早來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
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百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乞行
府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欲在京目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爲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
文武官僚等照會此意若推目下在京爲首管勾者
可以早立其本官名銜狀申亦可卽依已去文字須
得共薦一人限不過十一日趙氏支屬限不過今日
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見發遣必當重有
施行悔之無及仍不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十日
士庶傳聞回語相與號泣入夜上自軍中批御札付
開封府尹徐秉哲二月內於元帥府拜受金國皇帝
詔書以違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旨專俟后妃太

子諸王公主以次內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
當如此猶恐舊地別立賢人其餘百姓爲累非細今
因元帥府差人齎文字入議附此無拘舊分妄爲禍
福速招連累士庶聞之益更慟哭

十一日黎明上自軍前批付徐秉哲云我以失信爲金
人所廢公可彈壓京師無使喧撓反爲我累太上皇
亦批御札云尙賴元帥寬仁使父子團聚速令太子
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內前宣諭百姓趙氏已失
國軍前見議立異姓今晚皇后太子盡出不許邀阻

先是初八日越王燕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不令出官司捕爲首者一人戮於市方定至是乃預戒約嗟乎閭閻下賤亦知有戀主之心豈垂紳正笏者乃甘心賣主乎此尤可以摧心泣血也是晚皇后太子公主竝出南薰門百姓哭於道上太學生哭送於門太子傳令致別哀號震天皇后太子一車中士庶旁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孫傳張叔夜赴軍前金人移文城中令百官耆老軍民共議立張邦昌治國事竝不得引用趙氏開

封府御史臺糾集百官於秘書省議文臣承務郎武臣承節郎以上赴議頃刻至者無慮數千人置歷給札各具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爲主異議軍前范瓊領兵把秘書省門開封府御史臺公吏疾聲奮呼勒令速書名銜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遠邇但亦無敢慨然立異姓者惟御史中丞論列謂邦昌無狀不能盡人臣之大節以釋四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乞押赴軍前面諭其餘百官所議其略云

奉大金皇帝聖旨二元帥台令立少宰張邦昌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爲主某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不敢推戴欲
立賢人亦敢自軍前指揮

十三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官所議狀繳申軍前金人
移文取親王帝姬及南班家屬甚峻京師官吏一聽
而已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日開封府津遣王公帝姬及宗室
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於遠近先取官吏百工伎
藝家屬至是亦有發遣者內前至南薰門貴賤老幼
號呼不絕者百餘日又追取宮嬪以下一千五百人

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不
憤怒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
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敢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
人大抵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司各給三百千以治裝
三十人忻然應聘士論鄙之是日取御史中丞秦檜
赴軍前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僧行數十人開封府集
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等應募每院不下十餘

人解赴軍前後多有退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傳聞待
遇頗厚諸寨輪齋視施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刊經板
官司購求即時解赴

二十日解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軍前官司備肩輿
使之去已而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
官內官陳狀軍前乞取家中窖藏金銀開封府經令
掘取解者如是者凡二十餘人緣在先去軍前者籠
中皆有金銀二會由是震怒斥責根括官吏以謂向
以爲絕無各有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再行根括

官吏移文督責至緊而至峻官司不敢復拒已而揭
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皇皇殆無生意是
日宗室宮嬪赴軍中者猶未絕呼號之聲所不忍聞
二十一日金人移文令議遷徙事御史臺經集百官於
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日督責金銀尤
峻后妃帝姬首飾之類及宮人釵釧之屬金使自入
內中親手盡皆抽去官司猶懼其未能多集乃於四
壁置場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買金每兩三十二千
銀每兩二千五百多有赴場賣者猶以爲未也又揭

榜許以金一兩博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博米一斗是時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往往樂於博易官司收所買金日不下千萬兩竝節次解赴軍中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項二十五日解發盡絕竝不得聽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聽尋委開封府使臣小火下輩散行搜索狹街僻巷無不周徧小人無知觀望輒於市井大聲號呼云不得隱藏趙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連累如是所至號呼官司從之而不問此又可扼腕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宗室南班官等赴軍中絡繹於道又載宮嬪出門者凡數千車督責金銀尤爲緊峻又有軍前告禁中金場及鎮庫金塊者取索前去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指名取太學錄黃豐楊愿二人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爲三十人所使復托疾爲申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爲峻切官司驚懼莫知所措迨晚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催促根括金銀已而將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押赴軍前

二會震怒拂膺大聲斥責命執四人於監軍處敲殺之提舉官卽尙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給事中安俊也旣殺復令簽級軍中以令於眾屍首棄南薰門下時監軍者正處南薰門故也又命執催促金銀官黎確等四人并臺諫官各鞭背五十放還是晚大風拔木百姓旣聞殺侍從捶臺諫上下怖懼疑啓變亂之端定在朝暮持兵巡警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九品以上折爲九等均定金銀表段數目各差人逐坊陌

家至戶到列爲三等攤認金銀表段亦隨等均定上下催督急如星火一城騷動不堪其苦而自廢主以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徑造宮闕如詣私家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是輒乘醉插花滿頭聯鑣而睥睨行道旁若無人觀者恨不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表段大抵尤甚於前李若水兄及從吏輩在軍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人初廢上時蕭慶持詔宣讀罷徑追上脫袍是時何桌等悉在上側驚懼莫知所措獨若水抱持上呼天痛哭爲金人所

學海類編
囚累令金官高尚書誘若水以高爵若水略不之顧
至初八日又呼若水若水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
宗積累之艱難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
而不敢輕與金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帥自去
歲城陷之後再立主上永事大國歃血未乾又復違
背又如金銀所須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
人婦女玉帛而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巨賊耳弔民
伐罪豈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於青城東華門
外敲殺之臨死罵聲不絕於口自金人強暴傾危王

室士大夫能以身死社稷之難者纔聞若水一人而
已萬世之下宜其不能掩其忠也

二十八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表段又如昔時先不要紬
布等至是悉要搬擔不絕於道傳聞城外表段堆積
如山有腐爛者而竭府庫困民力可勝道哉

三十日上以文字達二酋欲飲食衣服其文送開封府
始令搬御前服用等出城士庶聞之無不痛哭

三月初一日金人告報軍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
檢準故例宰相入城合迓於門徑行曉諭文武百官

於未時前悉詣南薰門迓少宰張邦昌如期而集者
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千萬人范瓊任長源諸統制
官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
昌入門金人送者及門而反邦昌之入也徑詣尙書
省百官敦請卽位猶豫未敢先是軍前指搆如不肯
卽位及城中不願推戴者先戮大臣而後縱兵洗城
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請邦昌與庶官相見慟哭盡
哀

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日金人節次移文督立邦昌文武

百官庶民每日竝詣尙書省敦請再三邦昌退避而
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及議定初七日擇時卽位
是日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覩事勢至此起兵謀反
正班直散祇候凡三營竝殺血屬以應事未啓爲人
所告范瓊自部兵格殺五十餘人其餘悉潰革父子
與爲首者竝斬於大梁門外嗟乎革誠有志奈何事
未成而身遇害可悲也哉

初七日辰時張邦昌卽皇帝位是日金人使使命五十

餘人乘騎數百從之持冊文邦昌自尙書省慟哭上馬至闕庭又慟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頃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冊命國璽再拜謝金人退文武百官引導入宣德門服赭袍張紅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初九初十一日連日宴金使於禁中

十二日金使移文索金銀表段又峻且云金銀表段所須十分未及一分仰開封府在京坊巷見在人戶等數配限三日納足如不服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金人索在京戶口數目開封府報以七百萬戶軍人

詢李若水亦以此對金人無厭之欲見京城戶口之眾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等數配意欲於此百萬戶中盡行數配所得不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辨乃以見在人戶隨高下配之欲數原數雖細民亦不下金三十錠銀一百錠表裏五百疋家至戶到分到成數揭榜門首督責於日下送納小民自知所配太甚復事出於眾且相戲謔云假使變甌釜爲金銀化屋宇爲表段亦豈能如是數納但金人自以爲必得而準望督責者繼踵不絕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表段益峻官司征催莫敢少怠
又散榜逐坊巷其戶口單名及所攤認數委本廂地
分分頭催督急如星火小民應之而不問官司亦無
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乞免其書云

比以冒膺縟禮願展謝悰雖瀝貢於忱辭終未孚於
台表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阽危
之慮民志未定故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焚念將何
以息其動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自

入城以來講究民間實頗罄竭悉已輸納嗣位之初
朝廷祇畏戒諭官吏罔敢不虔仰蒙大恩敢不思報
雖割肌體豈足論酬念斯民困弊以其圍城之久比
屋餓莩者多每欲撫養則無資澤以厚其生欲拯給
則乏米糧以續其命征催正急刻縊相尋若閱日消
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
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夫跼天躅地莫救於元
元曷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懇切賜以
矜容特寬冒犯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始終之德遂

全億姓於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齒以答隆恩

十五十六日征催金銀表段如前但絕無輸納者邦昌命百官庶務作舊修飭職事國子祭酒學官奉行不敢懈怠尋曉示諸生須管置課冊假簿及鎖院補填十七日以後私試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十九日征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災是日大火燒百餘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命遣國子祭酒董道撫諭諸生慰勞備至

道承命巡齋宣布邦昌之意蓋自圍閉諸生困於齏鹽多有疾故者迨春尤甚日不下死數人有至十餘人者邦昌具知乃有撫諭之意又命醫官十人於諸齋日夕看候又給藥餌之資各五千太學疫氣尤甚於今年自春至夏物故者二百人先是就正齋生蔡延世夢金甲神在太學前箕踞而坐顧左右百餘令取盃往東南旁有一人問曰此何爲者神人曰要葬太學之士復問曰其數幾何神人曰幾半中有被髮赤日趣向北呪曰飲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

背計自春初在學者纔七百人今物故者三之一亦可駭也後病疫發腫者往往只於豆湯取效由是太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疾疑其神人呪水之異故黑豆方似亦可以廣傳於世因錄方於後黑豆二錢炒熟甘草二寸炒黃右二味以水二盞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

二十一日先解發醫官伎藝等復有入城者云被二酋指揮聽暫告假入城收買藥材物色之類其醫官各於行李籠篋上揭榜云太子元帥府醫官某人行李

或云國相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於此輩尙欲矜耀可謂下愚而無知者歟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節次索金銀表段竝犒軍之物所須雖未及千分之一但念楚國肇造本固則甯慮有征督重困民力已議停止邦昌令開封府散榜曉諭二十三日自上自軍中批御札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皆爲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缺少廚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錢三千貫收買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請勉事新

君母念舊主仍書御名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
迸落

二十四日軍中放還官吏僧道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
路允迪沈晦亦其數

二十五日傳聞金人前軍啓行

二十六日城外大火亘天傳聞金人前寨焚寨柵

二十七日邦昌用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

案率百官士庶素服慟哭送太上皇帝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出南薰門設香案謝恩

及餞別二會及午而返連日之出不過設香案陳起
居竝如常從行卽王時雍徐秉哲吳开輩也士庶旁
觀無不感愴

二十九日五鼓太上皇帝主上北行傳聞太上皇在二
太子軍中主上在粘罕軍中主上乘馬侍衛百人後
有監軍從之自鄭門而北所過一城角淹面號泣諸
王各乘車士庶傳聞肝心摧裂親王駙馬宗室多徒
步不能行驅之使前

四月初一日兵退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樓

櫓復分撥兵衛尚關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金師之
退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者如蟻集鱗次惟鑿輿播
遷爲之愁恨耳

初二日上下四壁修飭樓櫓委侍郎邵溥總領其事置
修城司壁官屬各有員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外搜空得金人遺棄寶貨表段
米麪豬羊等不可勝計又棄下老幼病廢及婦女等
至是盡徙入城多有挾遺米麪或有懷金帛者欲以
爲入城養生之具盡爲守門兵卒輩毆打奪之城外

金人遺棄之類大抵亦多爲兵卒所有此亦官司措
置乖謬耳

初四日邦昌肆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稍稍已至近境
午刻有榜云

范尚書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到
闕議事仰城中不得驚擾

初五日王淵領兵到闕屯於通津門外邦昌出手書欲
冊命元祐皇后其書云

予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

主以庇民豈圖禍變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
罹於網罟實難逃於刀繩外迫大金兵火之餘內
軫黎元塗炭之苦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憚於夙宵
杵臼之存趙孤實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
前跡以甚明重惟本朝興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
之禮恭惟哲宗元祐皇后聰明睿知徽柔懿恭王
假有家肅母儀於方夏天作之合早配德於泰陵
雖嘗寓瑤華崇道之居亦繼承欽聖還宮之請久
棲真於秘館尤著德於令聞今二帝既遷山川大

震匪仰伸於懿範將曷稱於儀刑是舉用國舊章
擇時陬吉躬卽彤庭之次虔修欽奉之儀允契天
心式從人望幅員時又庶臻康濟之期京邑卽安
更介靈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令有司擇日
具冊命疾速施行午刻奉元祐太后於瑤華宮仍
居延福宮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於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兵七千人到闕屯於青城
初八日邦昌命賜學校之士恩有差是日開諸城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冊元祐皇太后百官致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曰

以身徇國蓋嘗質於軍中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輦
下乘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
常本以濟國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復活萬靈社
稷不移衣冠如故奉迎太后實追少帝之玉音表
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兵未越
河尙餘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 於閒諜漸以
北還既禍亂之消除豈權宜之敢後延福宮太后

宜遵依原奉欽聖憲肅皇后詔旨正尊號曰元祐
皇后入居禁中緣遣使康邸未知行府所在軍國
庶務不可曠時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予
復避位冢宰實臨百工誓殫孤忠以輔王室惟天
心悔禍啓帝胄之應期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
惟多方之時又係我后之斯猷邦其永孚於休庶
亦有辭於世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退居資善堂復收偽
赦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

出呼見羣臣不稱朕面奉由內降則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於禁中諸門悉行緘鎖題以臣張邦昌謹封大抵似不敢僭逆惟王時雍附會其心以真主事之方金人初欲立邦昌時雍先著名列狀後邦昌入時雍專主其事頗有德色每於邦昌前言事則曰臣啓陛下邦昌屢斥之朝中舊呼時雍爲三川牙郎謂王黼用事時時雍與鄉人貨賂賣差遣殊不知亦能爲賣國牙郎也

十二日勤王之師繼有到闕者

十三日道路漸通日有出城者四廂都巡檢使范瓊揭榜云據探報金人尙有後軍見畱滑州界上四方客旅未得輕出不知何意

十四日開封府曉示準奉皇弟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札子當府領兵勤王以被受手詔云已與金人請和及得曹樞密礮書稱不得輕動誤國遂屯人馬京畿以示逼逐後據探報屢幸兵寨恐有姦謀卽傳檄河東河北激厲軍民以兵邀敵於前促勤王之師追詣於後莫不嚮應今聞兵眾旣行未知二聖所在臣子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之心痛淪骨髓呼天叩地隕越無所雖有探報未審
虛實仰開封府詳此悉開具兵馬臨城盡與未盡二
聖車駕還與未還仍曉諭諸人當府領兵邀追迎請
以安眾心具狀申來士庶讀之莫不感慟
十五日李綱傳檄京師云

與湖南安撫郭三益等會合湖南勤王之師旬日得
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勤王仰開封府散榜曉諭
又傳到何志同等率師勤王誓書云

徽猷閣學士朝奉郎知淮甯軍事趙子崧徽猷閣

直學士朝奉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充
經制使翁彥國奉議郎都水使者榮疑等敢告士
庶金兵再犯京闕侵攘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
己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
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之俱生今
諸道之師大奮於近輔凡我同盟毋愛身徇私毋
懷異觀望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全臣節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
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違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土太祖太宗實鑑斯言

十六日開封府揭榜云

傳到京兆府安撫司劄子據從義郎秦鳳路經略司
準備將領權第一副將本路奇兵勤王种深申契勘
準秦鳳路總管衙指揮領秦鳳路奇兵軍馬前去勤
王深伏念在秦鳳守官幾二十年漢番人情委是諳
熟今據回紇國大使木瓜心骨捉龍國首領溪姑丙
靈首領藥買食國首領藥欄出頭爲金人侵犯南朝
官家阿爺木瓜心情願自備衣甲人馬口食前去廝

殺共約三十萬人馬及有恆恆國首領結連通溫來
傳送前去會同發遣訖契勘前項諸國首領深爲在
熙秦累年管勾茶場日逐相親人情遠邇大段習熟
今來逐人爲見深自乞前去勤王各情願自備甲馬
口食隨深身前去委是赤心忠義人馬強壯深以指
揮各分頭統領分數路前去破敵及乞差發得力使
臣多齎金帛前去激賞上項首領各取便路兼程起
發前來京路會合伏乞指揮施行小貼子契勘深一
行軍馬經過縣鎮居民往往以錢糧犒賞父老多稱

學淵類編
前後所過軍馬無此整肅人人皆願隨深前去勤王亦乞照會施行者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都巡檢使任長源宣贊舍人軍頭引見司使臣各轉一官云以京城彈壓之功敘遷至此

十八日開封府揭榜云

兵馬副元帥公文行下當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諸處人馬追擊掩殺金兵仍令隨事便宜措置自承康王劄子星夜閒道路走使臣三偏督

河北東路諸州軍府追殺合心併力占據要害斷絕橋道把阨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后妃期還宮闕使三軍將佐臣子死節誓報國恩先下大名府路分催諸處人兵將士隨渡徑過與西路人馬相約掩擊去訖契勘自去十一月後金兵登城按甲不動假倡和議使四方勤王之師坐待近畿詭詐百出使中外聲跡不接致請二帝出郊乃輦載金帛罄竭帑藏以成奸計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以下逾河北去及啓行外人纔覺知四方痛切忠憤呼天號訴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日月變色夷狄竭我中國乃上累君父切惟大宋一
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
國結怨生隙流毒移患遂致今日以天下之大宗社
之重上天眷佑有宋垂億萬其必有待賴公卿將帥
一心保護廟廊安存庶姓又見大宋之德澤甚深與
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
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於天性自總兵於外親
擐甲胄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戢甯方夏會諸路勤
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敗退俯爲生

靈每戒輕動及國家一落姦計蒼生奈何自康王聞
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開勉莫回
便欲躍身自奮手格戎以刷父兄之恥見不住進發
人馬嚴督忠臣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亦許充
賞期於力救二聖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
庭款謁宗廟與本朝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輿情
日夕願望必興祖宗之積累甚厚遽遭兵作孽致二
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禔福天
下當所駐兵距京城之近具公移慰撫都人者右曉

示在京各令知悉朝奉郎徽猷閣待制兵馬副元帥
宗澤
十九二十日宗室叔向青城募救駕義兵又分遣使臣
揭黃旗入城召募一如曩時應募者多市井游惰無
能之人

二十一日大元帥府參謀宮東南道總管趙子崧揭榜
云奉大元帥康王劄子節制東南諸軍進援王室已
至近城切惟趙氏德澤洽於民心主上仁聖慈儉天
下忻戴獨以奸臣賣國坐致金兵犯闕禍變之大曠

古未聞至於二聖播遷六宮九族係累以去天下臣
子悲憤痛切甘心屠潰况本朝親王元帥將兵在外
故於去年主上特付大元帥之柄蓋本天意康王已
委副元帥追擊金兵迎請二聖車駕又委子崧等軍
準備以圖興復仍登壇歃血盟於三軍千萬人惟一
心誓死赴難今宰臣忠懇至三衙太尉等上下計奉
母后寶書迎請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歸都城軍民
僧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懷忠義當金人劫請車駕
及皇后之時諒其本心必不忘趙氏各宜安堵無致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疑惑以待恩撫須至詳示者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母后節次遣使請迎康王官吏士庶延頸以待

二十五日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竝赴南京迎請康王百司庶務各分其半而去

二十六日太宰張邦昌率官吏等乘舟下汴前往南京朝禮迎請康王

二十七日括船裝發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京詣康邸汴河之船如鱗

二十八日祭酒董道率太學生百餘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康王節次移文諭京城士庶及令有司作急催督綱運以濟都城缺乏

三十日連日官吏赴南京者殆不絕

五月初一日康王卽皇帝位於南京肆赦中外改元建炎後一日赦到京士庶舉手稱慶

遣使議和此非所急方且今日立春秋博士明日改野王配享朝廷貴近私植黨與弊乃益甚烽燧不立斥堠不遣金兵翔於河上猶未之知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遽及闕下廟堂始倉皇分遣五路使臣徵召天下之兵京師被圍月餘援兵竟不至城遂陷罪誰與歸卽王雲自六月使還時太原未下金人亦頗厭用兵遣王雲來只要三鎮租稅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鎮告諭從所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約王雲星夜奔馳纔六日至

京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欲與之雲與宰相吳敏素不協因以事黜之責如唐州雲猶再三抗論引列利害吳敏百端阻之竟不遣直至九月始再遣雲使金時太原已陷矣雲十四日回報言金人欲三鎮朝廷雖明有許意復猶豫未遣雲再衝突旣行已見殺於磁川守土者詭奏云王雲入境忽爲廟中神馬突死異哉

太上皇初起萬歲山奇花異卉怪石聚於山窮奢極侈冠映今古去年金人犯城城上砲石盡取給於此山

學海類編
亦上皇之賜也舊在禁中今年秋屏園囿之觀毀撤垣牆許庶民居止由是士民皆得游覽其閒山川臺榭不可紀極奇石森列悉有名號如玉京獨秀太平崑卿雲萬態奇峰紫蓋飛來峰伏龍走虎之類尤爲特絕又有松陰竹徑花圃石洞邨居酒肆莫知其數戒嚴日久殊乏樵蘇有旨許軍民入山採斫樓臺閣榭一朝撤去中有一絳霄樓金碧閒錯勢極高峻如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其閒卽天神每降格處也自軍民毀撤不逾時殆盡遂成丘墟矣萬歲山

始立用此名後改爲艮嶽又改爲壽岳期與天地長久今不數年閒興廢如此可勝嘆哉

去年十二月立冬術者王凌明以謂國家大忌丙午冬三月可於此日借春致祭打牛如立春朝廷從之聞者或以爲笑天時豈可借也但京城之陷竟不出此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時去歲年號天會四年閏八月而中國乃閏十一月天時也番漢雖殊而五年再閏不同如此豈歷數有工拙耶未知孰是

粘罕自謂用兵過孫吳軍中稱二太子爲佛子言不殺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人也大抵紀律嚴明故士卒用命京城統制官死事者三人胡慶彥陳克死於戎姚友仲死於兵獨劉延慶劉光國父子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祇候西方萬餘人突出殊不念乘輿播遷無所社稷安危在反掌閒延慶父子食祿累世荷恩而履蹈反愧於市人要之危難之際始見臣子忠義之節不必將種相門也金人每擊鼓以報平安其聲如雷傳聞一鼓凡有數槌槌上悉係毬子所以其聲疾而大或日暮天欲曉其時不常破城之後又於四壁繞城種柏不知何義

去年春金人犯闕寨皆在西北地牟駝岡金人既去議者引汴水灌岡爲水所壞者凡十有八冀金人不復下寨也識者笑之借使汴水可滄牟駝岡胡不俟金兵復來而後引水灌之則金兵可盡沒今乃先引水灌岡是教金兵預備也其謀之不臧每每如此

破城之日百姓軍人卽都亭驛殺金使四人剝剝之其一乃監軍之子餘不得姓氏自廢主之後凡欲洗城者數次蓋監軍頗怒國人之殺其子也力欲洗城披甲挺刃凡數次登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近

遂止未知是否但主洗城者乃劉監軍與粘罕二太子不預焉蓋其性善矣

金人自陷城後征求不一罄府庫竭帑藏至取乘輿服御嬪宮等物上在軍中未嘗動色惟索及三館書籍上喟然嗟嘆久之

上講和回憐太學諸生辛勤效死弗去卽遣中書舍人孫覲兼祭酒慰勞諸生及聞議賞格諸生感激上意涕泗橫流繼而再幸軍中駕往來人數聞諸生時有獻書乞詣軍前論列者官司例不許行

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闕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城陷十二月二十五日大火燒開寶天甯寺及居民五百餘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風金人敲殺從官梅執禮等四人及捶打臺官四人三月二十五日金人前軍啓行自犯闕圍城首尾半年去來皆取二十五日其餘二十五日皆有變異不知其適然耶或陰陽度數使之然也

京城四壁守禦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守禦則有孫傳提舉則有李擢郭冲旬喬師中統制則有王奕姚友仲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統領則有高特范瓊何慶彥石可寶李湜其餘逐急
差到統制統領官不下十數員每一統制下使臣不
下三四十員效用不下四五千人每使臣一員日給
錢八百文或一貫效用或三百或五百率多親戚門
生故吏又有朝廷權貴內侍請求而至者身未嘗親
戰或不出戰而受上賞者用命當鋒者未必收錄至
於中傷軍兵有輕傷而得重賞者有戰死而復作逃
亡申舉者其弊殆不可勝言其尤甚則有統率官論
功第賞雖子姪親戚遠在重湖千里之外者詭名誣

奏例被賞典京師雖陷彼猶攜告札以遺子孫歸耀
鄉里自以爲得計比比皆是守禦將士往往如此冀
其死守而不陷其可得乎

元年冬十一月金人游騎渡河先遣王芮來堅欲割兩
河以和朝廷從之遂遣耿南仲割河北聶昌割河東
二十日粘罕來自太原河陽營青城齋宮幹離孛來
自真定渡河營劉家寺先是樞密李回將兵防河北
不能禦敵回引兵遁走金人遂猖獗京城閉守居民
乘城二十七日東壁百姓喧譁毆殺統制官辛康宗

等城幾陷詔罷百姓守禦差官召募死士發城然守備不戒將卒庸懦又賞罰不明識者知其必不能守車駕親幸四壁撫軍環甲服劍士卒鼓勇造攻具甚急或勸上遣兵出郊結諸以扼金人縱不欲戰庶幾金人不敢近城爲異議所阻金人築甬道造鵝車洞子欲攻南壁爲都水聶守決河水灌所以金人不得攻且遣使邀車駕議和又欲皇帝遜位於肅王辭語慢侮宰相何奩招集流民數千厚賞號爲奇兵又馬步軍太尉王宗礎薦健兒郭京召游手七千餘人

自言有隱形秘術且以拒金人金人皆以爲笑後盡沒於護龍河中書舍人李擢守南壁不以聞自治甬道上幸陳州門大怒罷擢拘繫之時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風暴甚守城官不能設弓凡二十餘日不霽雪深丈餘二十四日金人自陳州門推鵝車洞子雲梯上縱火燒鵝車等風火反燒敵樓三門士卒懼甚幾於潰散有旨併力修完敵樓未畢二十五日金人自所燒城入凡十四人先登士卒潰散自相踐蹂死者以千萬計統制官相星宏死之是日郭京引兵入

陳州門或云與金人爲應援就拔漢幟遂立黑幟斂
兵不下是夜火九門城堞內侍黃經臣死之金人又
縱火燒近城寺觀屯兵者凡五日五夜不息城中不
知死所百姓奔左掖門問車駕所在帝御宣德門撫
諭且納死守五日內城門始開二十六日金人遣使
議和何桌使金求和明日遣皇子爲質不納堅欲邀
龍德出郊衛士蔣宣李福作亂伏誅時有欲邀車駕
南幸者明日上單騎出南薰門見二酋納款求和迨
夜還宮自是何桌李若水等及誤國大臣皆謂金人

守信不渝殊不爲備初凌鑠阻格議臣金人遣使入
城需車馬金帛寶玉繒綺女子百貨動以億兆計官
兵守城者多投金營言城中虛實取索官司百物玉
寶器玩無不欲者金人又令朝廷使使齎詔四方勤
王退師兩國永和蓋欲絕我外援也凡五十日而金
人斂兵不下伐木爲障蔽若山林內外雖不相見時
有游騎剽掠近城居民焚劫王侯大第取金寶婦女
小人乘勢剪髮塗面詐稱番兵白晝爲盜官不能禁
有捕獲斬首者日十數人凡月餘始定正月七日金

學海類編
人遣何桌李若水入城責金寶不足欲挈何桌家屬
又欲縱兵大殺桌甚懼奏言金人欲入城上再行出
郊議上微號至乃迫車駕出郊上雖難其行然甘桌
之詐而不疑也別無一人知者明日急傳車駕如軍
中百官痛恨復莫能救且知其必生變異矣皇太子
監國孫傳王相張叔夜至樞密范瓊攝兵政車駕幸
劉家寺逾月不得歸太學生何揆等哭於南薰門金
人追至軍前殺之事見前錄

張邦昌事略

承議郎權知龍州軍兼管內勸農事沿邊都巡檢
使借紫王稱撰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爲瀛州教授
召爲校書省正字累擢太常少卿改起居舍人拜中書
舍人給事中遷大司成會生徒犯濫邦昌坐訓導無素
罷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久之以右文殿修撰知洪
州入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宣和元年除尙書右丞改
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起邊釁以致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金人分道入寇幹離不以兵嚮京師邦昌持不可否於其閒時論罪之徽宗既禪位于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犯京師遣李梲鄭望之使幹離不金人欲割三鎮之地又欲親王宰相爲質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欽宗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卽以爲軍前計議使以邦昌副之遂詣虜營會姚平仲議夜叩虜砦欲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金人知之先事設備及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刼砦以敗還幹離不以責邦昌邦昌曰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

結集爲此舉耳幹離不曰謂爲賊邪焉得如許之眾相公但可諉謂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金人不欲畱康王更請肅王同邦昌以去尋以邦昌爲太宰兼門下侍郎未幾除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是歲金人再犯京師二年欽宗出郊而吳玠莫儔自虜營持文書至令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策命孫傳張叔夜讀詔號慟卽以懇請乞立趙氏金人以非其主意卻之玠儔督脅道君皇帝皇后皇太子出郊且督舉異姓於是召百官會議時都城先鬨傳虜

中已定立張邦昌抑令城中百官父老僧道僉狀推舉
不卽屠城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虜意
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旣與所傳符合議遂定
議狀云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勲德在民或
權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伯有天下方爲
人所樂推今來大國臣僚如孫傳等召自外方被用日
淺率皆驚下詿誤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怨方且俯伏
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藩屏必爲百姓忿疾立至
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選用張

邦昌以治國事如別有道德隆茂爲天命之所歸者乞
賜選擇金人取孫傳張叔夜赴軍前獨御史中丞秦檜
以狀論列云檜身爲禁從職當臺諫荷國重恩甚愧無
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
檜盡死以報非特忠其主也且得言兩國之利害耳趙
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
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皇
帝至出郊求和於軍前兩元帥旣允其議已布聞於中
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鑿輿服御之所用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割兩河之地以通和好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
而不論哉且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縣地數萬里德澤
加於百姓前古未有也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豈以一
城而決廢立哉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
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
以報怨耳頃道君誤聽姦人因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
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
國其禍可勝言哉議者必又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
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

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
思亦不能忘如其不能忘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議天
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國而歸宋矣且
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周世宗復
定三關是爲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
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大金自去歲用師中國
入境征戰已逾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
兵華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經戰陳將帥未得其人也
使異日士卒精練將帥得人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

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爲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爲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爲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

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之利也金人怒取檜以去吳开莫儔至報邦昌將入城於是治尙書令聽事及西府以待之虜使來趨班邦昌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眾又泣勸再三乃止金人奉冊寶以三月丁酉立邦昌邦昌北望拜舞跪受冊曰咨爾張邦昌宜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受冊訖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帥百官遽拜邦昌立回身面東拱手而立以吏部尙書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兼領尙書省翰林學士承旨吳开權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尙書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尹徐秉哲權領中書省延康
殿學士李回權尙書右丞尙書左丞馮澥仍舊職初邦
昌之入也呂好問謂邦昌曰公知今日人情所向乎今
日人情向公者畏金人爾金人旣去復保人情如今日
乎邦昌變色曰然好問曰今日康王在外普天之下同
心共戴爲公計者曷以大物歸之乎好問所以首建此
議者以三世輔相當以扶趙氏爲己任也邦昌唯唯好
問因移書康王曰今二聖已去願大王自立爲宗廟社
稷計以雪二聖之恥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應立而立

者及邦昌僭號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但書銜仍莅舊
職王時雍等謂之好問曰受命于上不可改也邦昌下
令曰比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
局各遵常度御史臺覺察以聞又曰向迫大國之威俾
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
國事豈其心哉出令之初有司乃至以聖旨行下載循
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
密院官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失內降及批出
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王時雍每言事邦

昌前則曰臣啓陛下邦昌屢斥之時雍等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曰不可邦昌矍然而止金人索金銀日以峻急邦昌知民情不安移書虜酋以免遂往青城見虜酋致謝因而議乞存趙氏陵廟及免取金帛俟江甯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併借金銀犒賞虜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等亦許之丁未邦昌下令赦天下丁卯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望軍前遙拜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邦昌復致書虜酋云孫傳張叔夜秦檜請存趙氏畱寘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忠於

宥使獲旋歸不報邦昌如虜營所過起居今日竝宜蒙寬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二酋見邦昌所致書乞還孫傳等大怒謂聖人仁者豈欲請講前日事耶且云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邦昌懼不能答四月二帝北狩虜騎亦退辛酉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又謂邦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城之外便是蕃人欲赦他誰况公權攝當俟復辟又謂邦昌曰今日所宜先者當迎元祐皇后使人知天下已還趙氏且速遣使請大元帥早正大位以絕狂虜

之謀邦昌從之好問因請孟忠厚勸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冊元祐皇后則曰宋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卽不出孟忠厚出邦昌所上書有推戴大元帥之語於是復出邦昌遣蔣師愈齋咨日至大元帥府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塵于郊二月七日又聞金匱之令遷二帝太子后妃帝姬宗室近屬劫質虜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蕩滅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傳

等令依元帥指麾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以速咎累于時公卿大夫慟號軍前以救君父邦昌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會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齋城中文字與吳玠莫儔俱至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爲自免計逼人以首惡之名使邦昌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邦昌因不復食六七日

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俱死莫能
回二帝之遷惟有從權庶幾全保宗社可爲後圖若堅
持一節以就死地恐上累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
爲宰輔世荷大恩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
然念興復之計權以濟事故忍死於此幸茲虜騎已還
道路可通故遣齋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隳廟主如
故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
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閒道齋玉寶
一紐詣行府當別貢陳康王遣使報邦昌書曰太宰相

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某前期殞滅而使聞君親之流
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楚痛
不足爲喻便欲引繩伏刃而二聖之鑿輿未復四方之
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故飲泣忍死力圖奉迎
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百萬諭使邀迎率皆響應蚤
夜以覬聞人音而矍然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
容浹月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
將相亦皆云爾今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
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天或悔禍可覲二聖之復

也所諭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然失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俟鑿輿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尹周公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賊手受賜而死矣方寸潰亂脩謝不能多及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齋咨自稱臣其大略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在外也王召何飲以酒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齋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

大宋受命之寶王謙拒慟哭不受命汪伯彥司之始呂好問謂邦昌曰盍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虜去未遠請俟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至是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太宰退處資善堂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三日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徑至南京臣承乏宰司欲起離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又遣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至南京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撫之五月朔旦康王卽皇帝位于南京以邦昌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

大事遷太傅既而貶招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尋賜
自盡王時雍莫儔吳开徐秉哲亦皆誅竄而死臣稱曰
邦昌之僭良由脅迫及金騎已退乃納政孟后歸璽康
王其心亦可見矣然聖人之大寶曰位邦昌乃起而代
之可乎春秋之法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特嚴焉
苟于大位而不問而曰彼脅迫也是豈春秋之志哉然
則邦昌之死其亦合於春秋之法也何矜宥之有云

